

探親

●請神

這問道觀其實不大，裡面供滿各路神佛，勉強再納十來個人，連氤氳香煙也給擠出屋外。貢桌擺有三牲素果，綴著八仙彩繡，但見眾仙大顯神通，翻江倒海。神案兩側金童玉女，或捧鏡，或執印，三清道祖居中各個拈扇含笑。信眾們眼睛蒙上黑布，光腳排坐在長條木椅上，雙手合十。法師焚香祝禱，書符踱地，神咒伴著木魚節奏唱起：「一聲法旨響鈴鈴，拜請太上李老君，身騎青牛到壇前，扶起弟子一點靈，速速行來速速進，神兵急急如律令……」

眼前起了詭譎變化，竟顯現一個光圈，（你看到什麼？）忽而似勾，忽而似眼，從那迷離的光眼走出了你。你一個人站在黑暗中，腳下虛虛軟軟的不知是何物。（很暗嗎？等我一下喔。天發光，地發光，開光童子發毫光，發起毫光看分明……）傳來焚燒符紙的氣味，不規則的空間輪廓逐漸成形。

你想起阿嬤的房間。從那一小方剝漆窗櫺往外看，浸潤在長年雨霧中的菅芒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不知經過多少次輪迴。陣陣山風拂進來，吹亮竹編烘爐裡的紅炭，阿嬤向來畏寒，卻不惜將體溫過給懷裡剛滿月的你，直到你會笑，你坐起，你學爬，你說出生命中的第一個字：「嬤！」

一匙匙淋上肉汁的米粥，經過阿嬤的嘴竟不燙口也更透軟了，你正是這樣被餵哺的。阿嬤說她若像才盹一個龜，阿孫仔自己就一直蹦蹦大。很快的，你在床板走得危危顛顛，阿嬤在旁邊跟得提心吊膽；長更大一些，你卻愛房裡獨特的沉朽味，待上整天也不懂吵鬧。

彼時颱風來襲，舅舅穿雨衣爬木梯，用鉛線繞過柏油屋頂，兩端綁在地面的大石塊「壓風颳」，阿嬤抱緊你躲在房間，聽著窗外三更風來五更雨。想要關燈哄你睡覺，你嚷著暗濛濛會驚，於是阿嬤留了一盞昏昏的燈泡，宛如神明的眼睛，看顧你一暝大一寸。

你把手伸進阿嬤漿得硬硬的布衫，玩著熟悉的老奶脯，安心睡了。（祖師為我尋亡魂，九泉陰司好行進，看見前頭草埔路，草埔路上草青青……你別睡著喔。看看前面出現什麼？）

●草埔路

光線還是很暗，像日落西山僅存的一點餘暉，你至少看得見了。（前面出現什麼？）一片綠蔥蔥的草地。這裡草高不過及踝，你用赤腳撥了撥草尖，像極阿嬤用長指甲搔你腳底的觸感。

阿嬤總讓你跨坐在腿上，一邊拉你雙手前後搖動，一邊哼著母語童謠：「嘸欸嘸欸，載米載粟飼閩雞，閩雞飼大隻，剖予阿孫仔食，阿孫仔食無了，賸一個雞腳爪……」雖說祖已

老，孫尚幼，照顧起來不免眼花骨酸，日子也這麼悠悠然過去了。阿嬤最愛摸你的臉，搔你的腳，「咱阿孫大頭大面，大腳大手，日後一定會做大官，賺大錢。」

此刻耳邊響起阿嬤的話，你有些心虛。

前方一條黃土小徑蜿蜒而去。你踽踽獨行，土色越來越橘紅，冒著熱氣，兩旁青草紛紛枯死，成了乾涸的赤土路。這是阿嬤走過的路嗎？經過陽間燒符，景色顯得清晰，阿嬤過世後點腳尾燈原來真有道理。你憂心起來，入殮給她穿上的薄底鞋堅不堅固？阿嬤腳力不行，她走到這裡會不會替自己打一雙耐用的草鞋？

阿嬤打草鞋功夫是出了名的。

在那座產煤的山城，誰不曉得阿招姨親手打的草鞋真結實，能讓礦工穿上好幾個月。阿招姨體型偏小，整潔烏亮的後髻插著雲紋金簪，搭配一身漿白布衫，手腳十分迅捷俐落，而她的髻腳也同款出名。

阿招姨的養女阿櫻出落得別緻漂亮，一頭黑瀑般的及腰長髮，襯著雪白胳膊小腿肚，當阿櫻送飯包到礦坑給阿兄吃，其他羅漢腳無不看得猛吞口水。

「小姐！交男朋友了沒？妳覺得我怎樣？」新來的老芋仔警衛笑說。

阿櫻快步走過，頭垂得低低的，卻露出一截更誘人的頸部，「別亂講！阮阿兄會找你喔。」

「阿兄無效啦！叫恁阿娘來，伊才會怕啦！」幾名蹲坐的礦工訕罵著。

事實如此，想打阿櫻主意的人總是落得狼狽退場。像上次香港來的生意人，在阿櫻幫傭的餐廳一見傾心，某日特地梳著油頭，全身西裝革履，恭恭敬敬的登門拜訪，卻連人帶禮被阿招姨用掃帚轟出門。這件事成為街頭巷尾的趣談，足有半年之久。

後來阿櫻到台北吃頭路，結識了一位裝潢工人，那人出身苦農家庭，個性忠厚靦腆，在叔伯打罵之下習得一技之長，與阿櫻初識便陷入熱戀，同住一處廉價旅館。意外有了身孕後，阿櫻決定回鄉待產，臨行前還難掩愁容，對那人說：「阿娘一定會甲我打死的！」

果然阿招姨嫌對方家底不好，半片薄田能賣什麼好價錢？阿櫻細骨嫩皮，是少奶奶命，嫁過去只有吃苦的份，堅持否決婚事。前來圍觀的鄉民越來越多，那人臉色逐漸漲紅，有好事者將他拉到一旁，低聲說道：「少年耶！我看你生做也真將才，毋通按呢失意。你不知彼个查某囡仔是做啥的？」

「我無要緊。腹內囡仔卡重要。」

阿招姨見那人不走，當眾甩他一個耳光，還用鹽米灑他，從此對方不再出現。

產後阿櫻還回台北謀事，隨著感情浮沉過日子，男嬰則留給阿招姨照顧——自此你和阿嬤的生命便再也分不開了。

漸漸的，你能夠分辨阿嬤身上更細微的氣味，厚厚的是老人腥，又酸又嗆是紅露酒，金

馬菸有碳焦味，最好聞是剛拆開的新四色牌。當阿嬤糊了牌，會叫你從肩後伸出幸運小手，幫忙掀一支牌花。

你思緒紛飛，翻開一頁頁童年記憶，卻失足踩進泥濘的烏土路。（用走的速度太慢，我怕時間不夠，扶請太子爺來帶路好了。拜請拜請三拜請，佛前靈珠李哪吒，蓮花化身顯威靈，速速奉令到壇前……）

天際閃現一條影像，是鷹？是蝶？再看，是太子爺踏風火輪駕到。祂戴冠披甲，背插五營令旗，左手紅纓槍右手乾坤圈，個頭雖小卻神氣糾糾，姿態令人發噱，你忍不住笑了。太子爺微有怒氣，拉著你飛上半空，又鬆手放開，哎喲一聲，你叫了出來，腳底傳來陣陣刺痛。

你落在佈滿石礫的小路，石子稜角尖銳，簡直寸步難行。（怎麼把你丟下了呢？這是「馬齒砂路」，你看每顆石頭都像馬的牙齒般大。唉！太子爺是团仔稱神，喜歡鬧脾氣，我再找別的替手。）

你喜歡永遠長不大的樣子。在阿嬤眼底你就是太子爺。

該是上學的年齡，媽媽安排你祖孫倆搬到多雨的港都，就近挑選一所好學校。你開竅頗早，在校品學兼優，名列前茅，作文演講美術書法沒有一項比賽難得倒；在家卻讓阿嬤幫你洗澡，睡覺用熱毛巾幫你擦腳，起床牙刷幫你擠滿牙膏，出門穿襪穿鞋又是阿嬤蹲下去代勞。

「有夠貧惰！」阿嬤常常笑說，要是她有事回去山上，就在你脖子掛一圈大餅，結果你嘛是餓死！因為吃完前面的，你會懶得轉頭去吃後面的。

「反正阿嬤都在我身邊呀！」你說的理直氣壯。

不過阿嬤，

妳這嘛佇叨位？

（拜請關帝恩主公，桃園結義世無雙，手握青龍騎赤兔，五關斬將展威風。敕封風雲伏魔君，弟子一心三拜請……）景象不斷向後移動，前方的雄偉大廟猛然衝出一輛馬車，不知怎地你便上了後座，經過一段顛簸就是平穩的青石板路。

你想起出麻疹那年，阿嬤帶你到關帝廟拜拜，回家時她在青色石階滑倒，右膝骨碎了，往後山雨欲來就犯風濕痛。你經常握著小拳頭在阿嬤膝蓋上敲呀敲。

進入前青春期，你有點叛逆。那次阿嬤帶你搭夜車，祖孫倆在旋繞山路上一路昏睡，驀地阿嬤驚醒，再用力推醒你，匆匆拉鈴下車才曉得離家還有好幾站。你生氣了，嘴翹老高自顧自走著，阿嬤在後頭跟得頗為吃力，不時停下來按按膝頭，你很快就超過阿嬤被月光拉長的影子。

想到這裡，你喉嚨哽了，肩膀激烈抽動一下。（你怎麼了？有沒有不舒服？要不要暫停一下，我先收你回來？）你搖搖頭。

●惡狗村

馬車停了下來。(下車吧！祂只能送你到這裡。)路的盡頭是一座廢村，遠遠聽見此起彼落的狗吠聲，(不要跑！從旁邊輕輕走過去。)

不要跑！從旁邊輕輕走過去。當時阿嬤也這麼說。但那隻白狐狸狗還是盯了上來，朝你後腿肚狠咬一口。你嚇得大哭，阿嬤發狂似的跛著追過去，硬是拔了撮狗毛給你，說是給乖孫收驚保平安。幸好這次狗沒跟上來。

前方有一口石井，你朝井裡看去，井水清澈見底，水面隱約浮漾著阿嬤的臉。

舅舅曾說阿嬤本來身體真勇健，五十幾歲還能挑井水洗衫、扛大肥種菜，若不是彼年在有錢人家幫廚，發現那鍋用整隻野猴配上珍貴藥材祕煉而成的「猴膠」，偷偷嘗了一小口竟當場鼻血狂瀉，不然應該可以活到百二歲。後來阿嬤發願守早齋，虔誠用完早齋，又喫菸飲酒兼賭十胡仔。

彼時，不知誰問了一句：「按怎？佢媽媽敢有寄錢來？」阿嬤神情忽然變得嚴厲，兩眼狠狠瞪向遠方。

媽媽連續半年沒消沒息，阿嬤走進走出、咒天罵地的次數也變多了。直到那日放學，阿嬤穿戴妥當，急忙帶你出門，原來託人打聽到阿櫻住址，說是與已婚男子同居。舅舅帶領你和阿嬤搭火車南下，沿途問路找到一間小套房，阿嬤隨手撿一根枯枝要修理不孝女，幸虧舅舅及時搶走，「阿娘，按呢歹看啦！阿櫻嘛大人種，替伊留一點面子啦。」

找到 203 號房，你興沖沖去按電鈴，開門的是媽媽，看見阿嬤跟阿兄站在眼前，不禁怔了幾秒，勉強擠出笑容，「阿娘。阿兄。恁哪會來這？」

你遠遠看到床頭的男人，僅著一條內褲，露出渾身精實肌肉。他匆匆熄了菸，套上襯衫牛仔褲，咧著檳榔嘴尷尬陪笑。你從沒見過這樣的阿嬤，她個頭雖小，可元氣十足，一連串「吃軟飯」、「輸贏」、「老身甲你配」劈里啪啦急如雨下，竟讓媽媽與男人說不出半句話，也連累舅舅猛打圓場。

結果媽媽並沒有同你們返家，你牽著阿嬤慢慢跟在舅舅後，一路豔陽高照，兩旁樹梢上的新蟬不停鳴唱，孳孳孳孳孳孳孳孳，吵得很安靜。回家之後，阿嬤的話迅速變少，沒事就把後腦的髮包拆散，慢慢梳理，梳齒纏著大把灰白色掉髮，你心頭一緊。阿嬤說她很老了，等你賺錢孝順她骨頭就好打鼓了。

你不斷長高，阿嬤不斷縮矮。你的身高終於超過阿嬤，也開始擔心阿嬤會死這件事，只能按時提醒她吃高血壓藥。你愈學愈聰明，阿嬤愈活愈無知。晚餐後你開電視陪阿嬤看楊麗花歌仔戲，你故意問阿嬤「下雨」的國語怎麼說，阿嬤說「蝦魚」；你又問「電視」怎麼說，

阿嬤說「顛繫」。哈哈哈哈哈，你倆相視而笑。

後來阿嬤聊天的時間短了，打瞌睡的時間多了，等你趴在她身上睡著，她又醒過來叫你回房間睡，「老啦！沒效嘍！看電視煞變予電視看！」

不知不覺間煙霧迷漫，（這裡是冷水坑，坑裡魚蝦是冤孽所化，可別去戲弄喔。）坑裡的山泉爽冽莫名，一如午後驟雨。

彼日你和同學去野外黏蟬，不巧雷雨大作，你全身淋透回家。阿嬤用竹耙子抽你小腿兩下，「落雨也不知轉來。」又拿熱水瓶倒一杯水給你。你把桌上的杯瓶全掃落地，內膽摔破灑了滿地水銀玻璃。阿嬤不說一句，把地面收拾乾淨。你忘了認錯。

阿嬤打電話告訴媽媽，她年歲已大，沒辦法再照顧阿孫仔。幾天後，媽媽帶著行李搬回來，後頭跟著那個男人，「阿娘，伊講欲來北部打拚。」離別前夕，你早早就睡，用棉被蒙著頭轉過身去，任憑阿嬤坐在床頭自說自話，「你今嘛這呢大漢，會曉照顧家己……」你的手被牢牢握住，依稀聽到嗚咽的低泣。

隔日起床，房間只剩下你一人，媽媽與男人送阿嬤搭早班車走了。

你後悔昨晚沒回過頭去。

●奈何橋

霎時哭聲震耳，聽來淒絕恐怖。你趨近一瞧，是座紅磚拱橋，橋頭刻著「奈何橋」三字，橋下煙塵翻滾，銅蛇鐵鼠穿梭其中。過橋的是新進亡魂，看見此橋才自覺已死，難怪呼天搶地。（你是生魂，千萬別上橋！還有冥河水半清半濁，又叫忘魂湯，絕不能去喝。我另化一道便橋給你走。拜請九天玄女娘，騰雲駕霧救蒼生，彩鞋化作慈航船，羅巾變成普渡橋，喻阿吽娑婆訶……）一截白練凌空飛出，橫跨冥河兩岸，你懷疑這條布橋能有什麼幫助，卻早已過河了。

你抵達某處港口，前途雨霧汪洋，竟有一艘繡鞋造型的大船，接引群眾渡海。人群讓出一條通道，你自然是頭艙貴賓。回首來時路已消隱不見。你體念阿嬤走了這些遠路，口渴嗎？膝蓋痠嗎？還記得你嗎？

阿嬤中風那天，照例起了個大早，衣物洗滌後用洗米水漿好，把衣服晾上竹竿時感到暈眩，身子就倒了。你放學回家，家裡來些親戚，有的低聲交談，有的蹙眉落淚。晚了，客人離去，你依然躺在阿嬤身邊睡覺，但阿嬤再也沒有說話。你側身，摸摸阿嬤奶子，摸摸阿嬤臉頰，她顫動嘴唇像要說些什麼；你仰躺，牽著阿嬤的手，她用力握緊你的手。

霍地眼前俱暗。「看不見了，完全看不見了！」你急得狂喊。（本師為我發毫光，列位真人發毫光，日夜遊神發毫光，豪光發起照三界。照起弟子路上行，敕！）天地陡然大亮，你

上了岸，繼續往前進。（過了陰陽界，就是果子林。）這裡地勢緩坦，長滿奇花異草，沿途都是各類果樹，有些禿了枝椏，有些半生不熟，一株蕉樹溢出陣陣甜香，你撫著金色果實，暗忖阿嬤走到這裡肚子餓了吧。

阿嬤病倒後，兩個星期滴水未進，全家人都急了。舅媽碎碎唸著阿嬤尙惜你，你是養外孫咧，上次厝內招待人客吃金蕉，還剩一根榮仔伸手去拿被阿嬤搗嘴巴說這要留給你吃，你吃東西攏不知留後面就是阿嬤寵出來的每次煮魚別人不敢動筷讓阿嬤吸魚頭魚肉煞乎你挾去配我罵你沒教示你竟然應嘴應舌講阿嬤尙愛吃魚頭。

舅舅擦淚說阿嬤快走了，叫表哥榮仔帶你去阿嬤衣櫥拿東西。泛黃報紙包了裱框的阿嬤繪像，比較年輕且嚴肅些；紙盒裝著一套毛料灰旗袍、一雙薄底黑棉鞋和一雙白手套。那是十幾年前阿嬤替自己準備的壽衣和遺像。

阿嬤說她很老了，等你賺錢孝順她骨頭就好打鼓了。

（沿途水果都可以摘，吃了添福氣！）旁觀信眾爆出一陣輕笑。出了果子林，你的雙腳卻不聽使喚，停在一座福德廟前。（怎麼了？沒法子動？哪一種廟？嗯，我來處理。拜請幽冥土地公，招財進寶佑蒼生，弟子行過獻紙錢，獻紙獻錢買路過……）

又是燒紙味道，這回持續稍久。廟裡走出頭大如斗的神祇，身著雲紋斑斕的員外服，手持龍頭木杖，祂從金爐裡撈出大堆紙灰，捧在懷裡竟變為金銀元寶。（祂對你招手？那你讓祂帶路。）

「無錢條條難。」阿嬤如此歎嗟。住在內山的娘家兄姐難得來做客，她總會抱怨：「阮後生，每日進礦坑若像打不見，出來若像拈著；阮阿櫻，為著生活拋頭露面，離鄉背景，攏是為著一項：錢。」阿嬤經常唸在嘴裡，錢錢錢，世間錢尙好；錢錢錢，無錢真艱苦。自小你也能跟著收音機哼上一段：「世間的歹命人，為錢賭性命。啊，為錢，賭性命。」

有次阿嬤帶你坐車，前面乘客跨進巴士，外套口袋飄落一張紅豔豔的鈔票，你想到老師教的生活與倫理，蹲身拾起並連忙追上去，卻被阿嬤一把抓住，「戇孫仔，撿到錢就緊收起來！」你用那張紙鈔換了許多彈珠、零食及尪仔標，接連幾天夢裡也在笑。

嗯。有錢真好。

●離歧嶺

路況變得非常險峭，你沿著山稜曲徑前進，一步一吁，怎麼力氣全然使不上呢？（爬過離歧嶺就是豐都鬼市了。要不要召請神仙或菩薩幫忙，不然跟土地公步行很累。）你拒絕了。兒時染上腮腺炎，阿嬤揹你從九份走到金瓜石看醫生，只怕比這艱苦千百倍。你的耳朵緊貼阿嬤的背，聽她邊走邊唱童謠，嗡嗡嗡嗡的，好像自己就在阿嬤肚子裡。

你覺得自己根本是阿嬤親生的。初有記憶，你便是吸啜阿嬤的皸乳房，「阮阿櫻，真無路用，予嬰仔吃奶喊痛，講會咬人。我聽著愛笑，嬰仔無牙哪會痛？」直到戒掉吸吮，你還是習慣摸阿嬤的奶，才能酣然入眠。

而那條黑白相間的揩巾，像臍帶般把你與阿嬤連起來，阿嬤走，你也走；阿嬤笑，你也笑；你若哭，阿嬤哭；你若不舒服，阿嬤心肝也會幽幽的疼。

後來沒了揩巾，但阿嬤和你之間，猶存在一縷斷不了的絲線。

然而看似斷不了，時候一到，畢竟該是會斷的。

彼日家人叫你不用去學校，廳堂的神明漆仔被白布遮蓋，阿嬤躺在長椅架起的木板上喘著，你媽蹲在角落啜泣，開計程車的新男友避在外頭抽菸。舅舅取出銀樓的紅錦袋，一面幫阿嬤穿戴一面哽咽說：「阿娘，這是我甲妳借的一副手環、三卡戒指和一條金珮鍊，這陣攏還予妳哦。」

阿嬤不停吁氣，喉間咕嚕作響，突然睜眼環顧家人，最後視線留在你臉上好久，好久，終於再度闔眼。阿嬤迸出兩行淚水，大人立時呼天搶地，捶胸頓足一場。你提醒自己不能哭，不能把眼淚滴到阿嬤身上，聽人家說淚水會變成亡魂的猛火，最好快快唸佛，你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嬤斷氣後，舅舅把金飾剝下歸還店家，換上另一批假金銀。你同榮仔表哥幫忙燒了紙錢，買路費夠吧？趕不上陰司報到，阿嬤會變成孤魂野鬼否？

其實，阿嬤存了很多錢。

阿嬤早年喪夫，全靠雙手養活子女，一輩子嚐盡人情冷暖，難免對金錢特別看重，舅媽就說：「恁阿嬤，一先錢打二十四個結！」大家都猜阿嬤很有錢，奇怪怎麼找不到存款簿，只有你清楚阿嬤都把錢壓在梨花木櫃底層抽屜的布衫堆下，每張都是紫色千元大鈔，散發特有的油墨香氣。你曾在在上學前偷偷從那疊鈔票抽了一張，放學時阿嬤已站在校門口急著問你，你嚇得趕快還回去。

錢是哪裡來的？

據說你的生父娶了別的女人，卻經常背地送錢過來，方能見上你一面。那女人多問了幾句，你父抄起一支角材劈頭就打忘了上頭還殘留鐵釘，此後她便靜默不語了。

也說你媽媽早時真會賺錢，可惜美人無美命，情海直直起風波，交往對象不是殺豬的就是坦坦仔，年華隨著臉上脂粉快速褪去，後來收入就大不如前了。

阿嬤存了很多錢，但大人說這些錢不能在陰間使用，叫你將阿嬤藏的錢找出來買庫錢燒，若無就是不孝，枉費阿嬤白白疼你一場。不知怎地，你把阿嬤那疊錢拿出來，發覺已經變得很薄了。

阿嬤留下的手尾錢，按照輩分大小來發，囡仔郎意思意思就只一張百元鈔，榮仔表哥把鈔

票對折放進鉛筆盒內說是保平安，男人瞟著你媽媽那一份，淡淡的說：「聽講這款錢，用來博十八骰仔穩贏。」

正廳架起阿嬤的靈堂，一對紙紮人偶，男左女右，站得歪歪斜斜，兩條布綴寫著七言短聯，你湊近讀著：「日落西山看不見。水流東海永無回。」舅媽新換了腳尾飯，盛得尖尖的白飯半埋了顆油亮亮的鴨蛋，一副筷子直挺挺插著，恰如天線般感通冥陽兩界。

「阿娘是子時過身。人講一透早歿去，會轉來食子孫呢。」舅媽面有憂色。

「阮兜無禁無忌，講遐創啥？」舅舅安撫說。

你抬起頭，盯住阿嬤遺像，恍恍惚惚間，畫像的嘴竟兀自動了起來，你嚇得大哭。媽媽怒罵：「阿嬤尚惜你，你在驚啥貨？這呢不孝。」強拉你繞過靈堂，來到大體前合掌，「阿娘，你著保庇阿孫仔腳健手健，乖乖^勢讀冊，毋通甲伊驚啊！」

阿嬤全身蓋著一襲黃布，露出的雙腳伸得硬幫幫。那具身體，很熟悉卻也很陌生。

你知道，阿嬤早就不在那裡了。

● 鄧都城

終於下坡了，過了八角涼亭就是阡陌縱橫的村落，可見稀疏牲口，再往前走有一簡易市集，人影漸漸變多，原先漠然神情也豐富起來，你竟能辨聞攤販吆喝的聲音。（這次機緣難逢，要不要轉去本命花園，添財庫？改運勢？還是查子嗣？）

你決定怎樣？

其實思念阿嬤的心，老早就徹底破碎了。

都說頭七，正是回魂夜，你滿心相信彼時阿嬤的魂魄會返來。白天大家忙進忙出，準備一頓豐沛飯菜予阿嬤食飽飽，趕在入夜前就得迴避，即便睡不著，也得關在房裡鑽入被窩。大人們說，如果讓阿嬤亡靈看見家屬，令她記掛難捨，可就影響投胎轉世的機會了。

「尤其是你，一定要躲好。」榮仔表哥對你擠著眼說。

月娘初昇，全家人齊力將祭品擺滿供桌，便嘻嘻哈哈闖進大通鋪，一時聊得興起，小小空間雜亂著悲傷及驚喜的氣氛，直至談笑減弱，鼾聲四起。你壯著膽子，打開一道門縫，眯著眼，覷向那片偌大的廳堂。

香環燃起陣陣雲霧，將前廳瀰成一座仙境，畫框裡的阿嬤目光矍鑠，凝視滿桌熱鬧的珍饈，反倒顯得淒涼。你想阿嬤獨坐圓桌一隅，默默吃著，該是怎樣的情緒？

終究阿嬤還是沒有出現。你不曉得自己何時睡著，醒來發現臉龐留著乾掉的淚痕，本想跟著阿嬤走，連行李都早就打包藏妥了。原來人死如燈滅，親情力量再強也越不過那道生死線。

而傳說中的生死界線就在……鄧都城鬼門關。

「我要進城。」你毅然的說。

隨著咒力催動，一介生魂飄然前行，你抬頭看見城樓高聳齊天，上頭掛著巨型金匾，正是：鬼門關。（走入此關就是亡魂住所，你要虔心祈求神明相助。）你合十祝禱，一腳踩進城門。

城裡倒是人聲鼎沸，百業興隆，有如陽間鬧市。你身上泛著淡光，引來周遭側目，不遠處正等著一位素衣女子，與土地公互揖作禮，算是交接任務。（這樣子喔。請教來者是仙是佛？）祂抿唇不語，手裡出示一枚木質名牌，上頭用墨筆寫著姓名。「阿嬤！是阮阿嬤！」你激動大叫。

女子巧笑倩兮，挪著蓮花步，帶你繞行一間祠堂般的建築，轉至後院小門，抬手朝內一招，未久，便走出一個怯怯的老嫗。

那佝僂的身形，微顫的步子，正是你日夜所惦念的。